

语言教学与文化教育

——李宇明教授访谈录



□ 李宇明 雨 路

李宇明, 1955 年生于河南泌阳。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, 博士生导师。现任教育部语言司司长兼语用所所长。主攻语言学理论、现代汉语和心理语言学。曾先后承担国家级科研课题 4 项, 在语法、儿童语言学、聋童语言康复等方面的研究深得好评。现已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论文 170 余篇, 出版了《儿童语言的发展》《语言的理解与发生》《汉语量范畴研究》《理论语言学教程》(主编) 等专著 10 余部。其中《汉族儿童问句系统习得探微》和《聋儿语言康复教程》(主编) 荣获国家级科研成果二等奖。曾获“全国优秀家长”、全国“五一”劳动奖章、教育部“人文社科跨世纪优秀人才”等荣誉称号。

雨: 李老师, 您好。我们知道您是研究语言学的专家。今天, 我受《语文教学与研究》杂志的委托, 想请您就我国当前中学阶段的语言教学与文化教育的话题, 来谈谈您的看法。

李: 你提出的这个话题很有价值, 应该关注。

雨: 那么, 您是如何看待中小学阶段的双语教育这一问题的?

李: 我国很早就开始重视双语教育。在当前, 加强双语教育更有必要。一方面, 我们认为, 民族延续有两个条件。其一, 宗教及其生活习惯; 其二, 语言文字。对我们汉族而言, 由于缺乏宗教传统, 第一个条件不足以构成汉族这棵大树的根, 所以只有汉语是维系我们汉族亲和力的根本和纽带。母语学不好, 不仅没掌握好一种基本的交际工具, 而且还有可能危及民族的团结与统一, 危及民族的生存与发展, 会酿成重大问题。当然, 在我国母语教育中还包括现代

汉语共同语与少数民族语言、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处理问题, 但重点在于现代汉语共同语即普通话的教育。另一方面, 英语已经成为全世界的通用性、权势性语言。据去年统计, 在全球网络上覆盖的信息中, 英语占了 78%。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, 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合作越来越频繁, 越来越密切, 克服语言障碍已是社会发展的一大重点。特别是在当前加入 WTO (世贸组织)、中国经济文化全面复兴、言语交际活动日趋走向世界的形势下, 加强外语教育, 主要是英语, 也非常重要。

雨: 有人说, 中国公民在入世之后要准备两张“名片”: 一张是普通话素质, 一张是外语素质。既然外语素质如此重要, 那么, 听说有人请您指导编写幼儿园英语教材, 您却拒绝了, 是什么原因呢?

李: 从学习规律上来讲, 我个人也是赞同这一举措的。因为据专家研究表明, 语言学习的最佳期

在 7 岁左右, 临界期在 13 岁左右。7 岁之前可以较快地、轻松地掌握任何一种口语; 临界期之后再学习语言比较困难, 而且难以学得地道。我国一向对外语教育相当重视, 但效果并不理想, 存在着“高投入、低产出”的现象,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, 就是学习的起始年龄偏大。但是问题都有两个方面, 反过来想, 幼儿园、小学时期正是母语形成的阶段, 过早地学习外语, 我弄不清会对母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。因为母语不单是一种交际工具, 而且还代表着民族思维和民族文化, 学好母语是社会成员民族化的一个过程。假如不首先考虑学习和掌握母语, 在下一代扎下母语的根, 他们就on能像一个个浮萍, 四处游移, 找不到文化的归宿。因此, 综合考虑到文化因素的制约, 在儿童母语具有一定基础的时候再开设外语课, 也许比较适宜和可行, 当然这还有待于深入的研究。

雨: 在您看来, 不赞同中小学

语文等课程用英语讲。这也是考虑到文化教育的因素吗?

李:对。最近某些地区的中小学在语文课、历史课、政治课里也用英语讲,叫“双语型课堂教学”。这种现象非常值得关注。我国语文学科一直承担着对学生进行母语教育、提高母语能力和水平的重任,历史科主要讲授中国历史的发展,政治科要建立起年轻一代的爱国心、民族心、培养健全人格和道德品质,用英语讲课,这对民族文化的继承非常不利。

雨:那么,在双语教育中,母语教育与外语教育之间的地位和关系到底如何呢?

李:用一句话概括,母语是“根”,外语是“用”,她们之间的关系是“根”和“用”的关系。一个民族文化的根在哪里?在民族语言里。语言既是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,又是文化的重要根基。我们中国的传统就是“洋为中用”,不学外语不行,不学好母语更不行,“根”和“用”的关系不能颠倒,不能因为“用”而动摇了民族之“根”。一旦把母语的根搁浅甚至切断了,“根”不存,“用”还有何用?对个人而言,这是一个悲剧;对民族和国家而言,这会酿成一场文化危机和民族危机。只有深植母语之根,才能把民族文化之根永久地留住。

雨:我想起了清朝诗人龚自珍的一句诗:“文字缘同骨肉深。”

李:对于双语教育,我还有两种担心。第一,担心母语没学好,学的都是外语,将来我们民族不知道怎样地立足于世界之林。第二,母语、外语都没学好,将会导致一代人整体文化素质的下降。

雨:近些年来,我国母语水平出现了滑坡现象,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?

李:在我看来,我们现在的语文教育在总体上是进步了,跟过去相比,是前进了一大步。事实上,



母语水平滑坡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,是一个社会系统现象。我国社会有很多政策对母语教育不怎么有利。如考学校、评职称、找工作,关键看外语水平而不是看母语水平。重理轻文,重外语轻母语,重应试轻素质,这里面有着很大的社会原因。还要引起注意的是,在当今双语教学“热潮”的影响下,母语教育将会受到更为严重的冲击。我们既要解决当前的中小学语文教育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,又要加大语言教学规律的研究力度,更要改变社会对母语教育的种种不利因素。争取在素质教育的推动下,把母语教育当作一个发展中的问题、一个社会文化工程来综合治理,其中要特别重视中小学语文教育这一项基础性工程的建设。

雨:在当前的中小学语文教育中,有人认为可以弱化汉语拼音的教学,我国南方有些农村学校至今还操方言教学,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?

李:如果把汉语拼音弱化了,将是一百年语言文字改革的一个极大的倒退。因为汉语拼音对于识字、推广普通话和人机对话都非常重要,所以最终会影响到整个语文教育。推广普通话是我国的重要国策,几十年的“推普”工作已取得了巨大的成绩,今后还会加大力度,坚定不移地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和普及。中小学语文教育是“推普”工作的主要阵地,要把普通话做到全国普及,必须从教育、从儿

童抓起。操方言教学的问题会逐步解决。

雨:去年高考有一位考生用文言文写了一篇叫《赤兔之死》的作文,得了满分,在全国产生了轰动影响。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?

李:我看这篇文章写得不错,很有才气,作为个别现象也是好的。但这不能成为一种社会导向,因为现代汉语是学习的重点,一百年语言文字的发展、文学改革的成果应该稳固。最近还出现了一种儿童“读经”的现象,就是让孩子从小去读“四书五经”,系统接受传统文化教育。作为个别情况也许无可厚非,但作为对社会的提倡就要思考思考了。文言文能否完全地表达现代社会生活、古代文化能否完全地包容现代文化很值得怀疑,况且古代文化里有精华也有糟粕,孩子太小,不懂得怎样地去批判和继承。我们的语言与文化教育一定要面向民族的未来和国家的现代化,而不是南辕北辙、背道而驰。

雨:我相信,您今天对语言与文化关系问题所作的全面而透彻的分析,一定会对广大的中小学语文教师和读者朋友有很大启发。

李:最后,我想主动地提出一个问题供大家参考。21世纪是以“数字化”为特征的信息时代,它会对我们的语言教学与文化教育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?比如,有人预见,近30年内机器翻译将帮助我们打破不同语言之间的障碍,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,到那时有没有必要让所有孩子都成为学习外语的专家呢?再比如,信息时代会对我们中小学语文教育提出哪些新的要求呢?我们广大的中小学语文教师要怎么样地加强语文信息教育,培养学生的语文信息能力呢?

雨:这些问题很值得大家的关注和思考。谢谢您!